

原

野

YUAN

YE



开发永吉

振兴经济

建设の化

造福人民

壬午年

甲子年

十月

## 永吉文艺兴 原野花开艳

中共永吉县委宣传部 刘云

一九八五年的盛夏来临了。今年的夏天，对我县广大业余文学艺术作者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自己的团社组织——永吉县原野文学艺术社即将在热风的吹拂中和绿色的簇拥下正式成立。

搞好文学艺术创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方面。文学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我县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较为雄厚的基础，也有着较好的传统，只是一度落后了，近一、二年来才开始重新崛起。虽然起步晚些，但势头较猛。我们曾经有个总体设想：一是要把自发的分散的创作活动，变成自觉的有组织的创作活动。这一条我们已经做到了；二是要把以文学为主的创作活动变成文学艺术全面上、全面发展，这一条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三是要把只局限于县内活动变成立足本地，冲出省市，走向全国，这一条是我们的奋斗方向。这个总体设想，是全县广大业余作者的共同愿望。我们想，只要我们奋发图强，勇于开拓，励精图治，勤恳工作，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我县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也得到了县内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得到了上级宣传、文化领导部门及有关刊社编辑的指导。这样的实例很多。如：去年，陈玉坤等同志多次来我县，江城日报副刊并为我县出了专版；今年年初，市艺术馆、江城报社的同志来我县辅导创作，郭文琛同志还特意写了评点文章；五月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到我县了解创作情况，看望业余作者；最近，省《新村》编辑部决定在九月号为我县出专辑，陈葵光编辑写了介绍鼓励性的文章……。这些，都是对我县文艺创作的最实际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此，谨致最诚挚的谢意！

永吉原野文艺社的成立，将标志着我县的文学艺术创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展现在广大业余作者面前的，是一幅辉煌壮丽的前景。让我们锐意进取，勤奋耕耘，使永吉这块丰腴富饶的原野大地，盛开出争奇斗艳的烂漫山花！

1985年7月

1985年  
第一期

原 yuan  
野 ye

永吉县  
原野文艺社

目次

题 词 王季平  
永吉文艺兴 原野花开艳 刘 云

良 师 挚 友

原野诗情 —— “沃土新苗”永吉专辑评点 陈葵光 48

走向开花的迷人早春 —— 永吉诗坛一瞥 郭文琛 50

我县短篇小说创作得失谈 苑大来 56

小 说 · 散 文

年轻人谁不爱美 张国新 1

宝田老汉 朱晓秋 5

地头风波 胡 森 8

鱼塘夜色 关成彦 10

满 勤 傅天华 12

深秋月夜的笑声 王宝林 13

荷 包 蛋 邹桂茹 15

雪，冷的，热的…… 肖春华 16

咏 雪 郑淑清 31

我的师范学校的三个老师 关成彦 32

飞在水上的蜻蜓 魏连春 33

金马驹腾飞的地方 王春华 34

诗 歌

在 山 村 的 版 图 上	山里人的雕塑 (组诗)	赵亚君	18
	在故乡的版图上	曲颜彬	20
	山里的婆婆丁 (组诗)	王德洪	21
	我们走向田野 (外三首)	李秀慧	22
	我们的选择 (外一首)	韩文身	23
	迎春曲	郭纯学	24
	乡间大婶	晓 魏	11
	春 雨 里 (五首)	吕 燕	25
	小镇市场 (外三首)	王春菊	28
	春羔, 降生在雪夜 (外二首)	倪向阳	27
回 乡 (外二首)	于吉清	29	
山村短笛	高志华	29	
卖豆腐的老汉	邹桂茹	30	
生 活 不 是 一 杯 苦 酒	生活的思考 (组诗)	尹 峰	35
	北方一位普通的女人 ——致一位统计师	孙兴生	36
	生活属于我 (外一首)	刘淑萍	38
	诗的心愿 (外一首)	吕淑华	39
	蒲公英, 我的希望	李凤霞	39
	黄 昏 (外一首)	赵函伟	39
	寻	安丽君	40
	少女的心 (外一首)	夏 叶	40
夕 阳	常颜波	41	

生 活 不 是 一 杯 苦 酒	雨 夜 (外二首)	林靖秋	41
	飘来的雪花	石春刚	42
	爱的珍珠 (外一首)	李增海	43
	写字台	刘凤春	43
	火红的晨曦 (外一首)	王克侠	44
	我摘下一个苹果	安吉	44
	春来了	董春路	45
	瓦 工 (外一首)	李 萍	45
	我的旋律	宋占义	45
	小兵才十八 (外一首)	于正旭	46
初 恋 (外一首)	李元丕	46	
小 溪 (外一首)	奚英姿	47	

---

### 歌词·寓言

---

我爱文明村	姜化民	49
老玉米和菜豆姑娘	肖井林	62

---

### 装帧·设计

---

封面设计	张振江
封面题字	李明山
文内编排	迟学俊
篆 刻	李明山 辛承佑

## 年轻人谁不爱美

张 国 新

彩霞把“留海”烫了，还买了一件粉色的裙子。这可把姐姐彩云气坏了：才进城卖了几天干豆腐，就流气上了。

“姐姐，明个我把大辫剪了，烫个小波浪，这样的，可好看了……”

“不行，姑娘不象姑娘，媳妇不象媳妇的！你那条裙子也不行穿，要不里面套条裤子。”彩云没有好气地说。她最看不惯现在一些姑娘的打扮。

“就你，老脑瓜骨，总是土里土气的，你进城看看去。”

“城里是城里，我们是我们，城里离我们远着呢。”说完，彩云认真地把大长辫掖在围裙的布带里，到外屋端来一簸箕黄豆，轻轻地放在炕上，随之稳稳当地坐下来，一言不发，专心致致地往出挑着“磨石豆”和小土石块。那双有些粗糙的手，把簸箕里的豆子翻过来，翻过去，一遍又一遍。生下来她就是这样沉言寡语而又稳稳重重。她很少进城，不知妹妹天天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变化；她不会作买卖，秤高秤低的，她不好意思。彩霞和姐姐正好相反，她好说好笑好动，进城卖了三个月的豆腐，见识广了，道道也多了，在老实巴脚的老爹跟前，有时竟要起姑娘的“小心眼儿”来。可在姐姐面前，她却把自己约束得象另外的一个人一样，并且总是逆来顺受——母亲死那年她才十二岁，比她大三岁的姐姐从此挑起了繁重的家务，终年围着锅台转，终年在这个小天地里饮辛茹苦。姐姐知冷知热，宁可自己少吃少穿，也不让妹妹饿着冻着。她不能使姐姐伤心。

彩霞自知怎么说也没有用，便把那件她心爱的、在货床上挑了又挑的裙子重新装进塑料袋里。夜很深了，她还在被窝里噤着嘴。

第二天早晨，古老的挂钟嘶哑地敲了四下，离火车到站的时间只有四十分钟了，可彩霞还没有起来。已把干豆腐规规矩矩包裹好了的彩云，轻手轻脚地来到妹妹跟前，用手轻轻地推了推她的肩头：“彩霞，快起来吧，四点了。”

彩霞睁开眼睛，翻了翻身，手按着头，痛苦而又有些娇嗔地说：“我头疼，姐姐，疼得要命，怎么办啊？哟，还这么迷糊。”彩霞支撑着往起起但又倒在了被窝里。



这可咋办？！彩云心里暗暗叫苦，这些豆腐今天要是处理不了，明个就得馊。可妹妹有病，无论如何是不能叫她出门了；老爹已六十多岁，更不能让他进城。三十斤干豆腐，三六一十八元，十八元啊，可以买三双胶鞋，可以买一百多斤咸盐，可以……

“我去。”事逼到份上了，彩云咬牙说出了这两个字。说完，她还站在那里发愣。

“你，能行吗？”爹担心地说。

“没什么难的，下了火车往南走，不到半里地就到了市场。”蒙头躺在被窝里的彩霞抢着说道。

不能再犹豫了，分针已爬过了“2”，离车站还有二里地呢。彩云横了心。她解去围裙，打开疙瘩柜，拽出了一个用线围巾扎的小包。这是她的全部私有财产。她想换一条裤子。包里的裤子虽然件件迭得板板整整，可没有一件色好象样的。从上翻到底，从底翻到上，最后拿出了一条蓝色的确良裤子，裤腿很瘦，穿上象个锥子。当年，这是最时髦的一种样式了，就是因为时髦，做上后，她只穿过一次。

她把裤脚用力往下抻了抻，拎起豆腐包往肩上一扛，迈出了这座几乎是摇摇欲塌的小茅屋，向火车站大步地走去。夏天天长，太阳出来的早，此时，东方已燃烧起灿烂的朝霞，把山头树梢染得火红。一丝霞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筛漏下来，正照在彩云圆圆的脸上，泛起了青春的红晕。

山后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彩云加快了脚步，大长辫在背后有节奏地甩动着。彩云只觉得心里呼呼直跳，这么大个姑娘卖豆腐，是不是还要象进村的小贩子那样，一个劲地撑脖子叫？脸往哪搁？羞死人了！

虽然火车站离村并不远，可彩云却很少坐。登上火车，她就象置身于一个绿色的、陌生的世界里一样，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

“姑娘，这有个座”。旁边有一个三十来岁、工人打扮的女同志向她打招呼，“来，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这是什么？哟，豆腐，上市里卖去啊？”

“嗯哪，我今天是头一回，以前都是妹妹来卖，今天她病了。”彩云说话还带着几分胆怯。

“啊。做买卖这玩艺，一回生，两回熟；我以前还想过，干啥也不当小贩子，可现在，还上瘾了呢，哈哈……”

“大姐，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啊，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现在看，更好，一天少说也进个十块八块的。哎，在外地又办回了一些连衣裙。”她用手指了指行李架上那摆成一排四个皮包。

“哟，你这头发可真绝了，这么长，这么黑，啧啧！”

她这一咋呼性的赞叹可不要紧，周围的人都向彩云看来，那目光不亚于发现了什么古物，彩云脸羞得通红，连头也不敢抬。可是，“停薪留职”又大声地评论着：“你不适于留这种发型，应剪去辫子烫大波浪，象我这样的，不，根据你的脸型，烫荷叶头最适合……”

好半天，“停薪留职”才停止了评论。彩云悄悄地把眼光从地板上抬起来，偷偷地向周围看去。哟，那几个姑娘穿的衣服和裙子连在一起，这就是连衣裙吧，颜色真鲜

艳；她们的头发都烫成了大卷卷，细端祥瑞祥，还真挺受看。并不是想象的那种“媳妇头”……

窗外，高山、田野、村庄在飞速地向后闪去；一种轻绵委婉而又令人神往的音乐充溢了车厢。“停薪留职”、“自谋职业”、大披肩、荷叶头、连衣裙，这些似懂非懂的新的名词在彩云的头脑中翻腾着，这真是一个陌生崭新的世界，令彩云这个自从生下来就没有离开故土一步的农村姑娘应接不暇。怎么，到站了，离城市这么近？

随着人流，彩云来到了市场的大棚子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一个挨着一个，转不过身来。一溜一溜的，一眼看不到头的水泥台台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农产品。摆摊的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有老有少，有姑娘有媳妇，都穿戴得利利索索，漂漂亮亮。她们大大方方地、带着甜蜜的话语称货，挂着幸福的微笑点钞票。那面，有一辆大汽车，一车厢新鲜鱼，四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忙得脚打后脑勺。听旁边的人说，那是“自谋职业”的人捣腾的，赚大钱的。这时，彩云看到火车上的那个“停薪留职”用竹竿把五颜六色水灵灵的连衣裙高高地挑起，大声地叫卖着，她的声音压下了鼎沸的嘈杂声，她的周围站满了人。

这又是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比车厢里的那个世界更带有色彩，可彩云已不感到怎么陌生了。作买卖是天经地义的事，姑娘作买卖也是无可非议的。她的心已不再是呼呼地乱跳了，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倒是自己有点……有点什么呢？总之，她隐隐约约地感到，村子里那种传统的美和这里的美相差太遥远了，比村子到这的路还要遥远得多。也许，妹妹是对的。

彩云把豆腐放在“豆制品”橱窗里，她学着旁边那个姑娘的样子，鼓足勇气，把头抬起来，大胆地瞅着来往每个人的脸。

“这豆腐放色素了没有？”一个老太太在彩云面前站住了脚，并提出了这个对于彩云来说是个极其奇怪的问题。

“什么叫色素？”

“就是色，黄色啊，这个年头做豆腐的还能不知道这个？”

“没听说过。”她没有争辩。

“我称二斤。”也许是彩云那诚挚、朴实、无邪的眼睛使老太太信服了。

彩云拿起秤，可手却有些发颤，秤杆怎么也找不平衡，低了，她添上了半张；又高了，她怎么也不好意思往出拣了，索性把豆腐放进老太太的筐里。

第一份买卖作完了，彩云的额头上浸出了汗珠，可她心里却是有着说不出的、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在那一大长趟卖豆腐的行列里，她不吆喝，也不炫耀，可她这的买卖却最好。这时，来了一男一女，男的一身白色西服，笔挺大方；女的穿着淡粉色的连衣裙，头发烫成三个大波浪，蓬蓬松松地垂散着，真美啊！

“这豆腐挺好，多少钱一斤？”

“六毛，别人都是这个价。”

“电磨拉的还是驴磨拉的？”

“驴磨拉的。”

“不卫生。我下乡看过，驴屁股对着磨盘，拉屎都能崩到豆腐里。”“白西服”说完，扶着“大波浪”走了。“瞅她那邋遢样，就不带个利落劲。”这是“大波浪”的话。

彩云的脸立时红到脖子，她还没有学会争辩。但她觉得，这两个人的话并不完全错。驴拉磨屁股是对着磨盘，至于有没有驴把屎崩到豆腐里，她只能保证自己没有，不能保证别人。“我这个样是邋遢，跟这里的姑娘比，就象从坟里走出来一样，让人看不起。妹妹一定受过更多的轻辱……”

卖豆腐的确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三十斤小半天就销售一空。

“年轻人谁不爱美……”车厢里的歌声是那样的令人陶醉神往，彩云从没被音乐感染过，而此时她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是啊！年轻人谁不爱美？那蓬松松的披肩发，鲜艳艳的连衣裙，高眼的皮凉鞋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和大长辫、吊脚裤子、五眼黄胶鞋叠印着，叠印着……慢慢地，仿佛她那两条留了七、八年的大辫子剪了，烫了荷叶式发型，穿上了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和半高跟皮鞋，还有在车站听人们议论的电磨也……

“叮叮咛咛”车速减慢了，窗前出现了一座座熟悉的草房，猪圈，木头杖子……列车刚刚停稳，彩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向小村大步地走去……

刚到家门口，彩云就掏出了给彩霞买的药，可推门一看，彩霞象个没事人一样，正泡豆子呢。看到姐姐回来，乐了起来，顺手把姐姐买的药往箱盖上一丢：“一边呆着吧”，又冲着姐姐说：“这回受教育了吧！”

彩云什么都明白了，责怪地冲着妹妹说：“鬼精灵！”……

彩云一连卖了三十天豆腐，这三十天，她细心地观察、体验、沉思，在观察体验沉思中，那种古老的偏见和观念，从年轻的心灵中消失了。

（上接7页）

忘，今天，宝田又提起这件事。

小包打开了，那些零钱一分一角地同整票钱堆在一起，使人心中酸楚，眼泪在长贵的眼圈直转，他把宝田的手按下去说：“宝田叔，当时你就是砸锅卖铁，也赔不起生产队的房子。队委会研究过这件事，考虑你多年的贡献，那次事故就免了吧，至于生产队救济你，那是上级指示的，你心里不忘党的恩就行了，这钱，不能收。”

宝田见长贵不接钱，脸上现出焦虑神色，他要发火，又喊不出声来，急出一连串的咳嗽。这个憨厚倔强的农民老汉，一阵咳声过后，又听到他微弱的，不连贯的

声音：“拿去……要不……我闭不上……眼……”

长贵无可奈何，从宝田手中接过带有体温的钱。

长贵紧紧握住宝田枯瘦的、青筋暴露的手。宝田的话没有说完，喉头猛地动了一下，他静静地、安祥的合上眼睑，嘴角、眉梢都好似在笑……

群子悲痛欲绝，她后悔自己亏待了爹爹，不知爹往日节衣缩食为了什么。群子妈也边哭边叨咕：“老鬼呀，你咋不早说？”

人们都在悄悄地抹眼睛。

屋外，小溪低声唱着歌儿，从茅草房前流去。溪水越发显得清亮了。

# 宝田老汉

朱晓秋

看着这里的野草枯了又荣的，泉眼沟的大地黄了又绿，哪块庄稼地没有他的汗水？掉在地上摔八瓣哟，他仍旧是“老贫”，还不是近几年自己才有了一点积蓄。

宝田老汉从腰兜掏出一个小包，包里是他日积月累的积蓄，他时常在背地里数来数去。溪边宝田老汉的脚印加起来也该有泉眼沟的地盘大了吧？他听惯了溪水潺潺的响声，看惯了水面闪着亮光的微波，三十多年的交情，怎能不眷恋，溪水清得透亮呵！

“爹呀！吃饭罗！”房里传来女儿群子的喊声。

唉！就我老丫头命好，书念得多，又赶上了好时候。可这房子太破了，要塌了，我的群子就是在这两间泥房里降生的，二十多年喽！江山，江山，给我的孩子打下江山……口眼一闭，问心无愧啦。我的群子能呵，还是抓紧干吧，用劳动弥补自己的欠缺，走后，心里才舒坦。想到这，老汉高兴得想笑一笑，他只是咧一咧嘴，没有笑出来，但心里确实笑了。

刷刷刷，一阵草叶响动，老伴来到跟前：“他爹，吃饭吧！”

宝田老汉忙把手里的东西塞回腰间，慌慌张张的神色使群子妈十分不快，老伴心里骂道：“这老鬼。”

宝田老汉手拄地站起来，他的右腿有些痠，走起路来，一点不方便。回到家，宝田只顾低头吃饭，老伴闷闷地想，老婆汉子过一辈子了，还要攒小份、存心眼，又掖又藏的，死了能带进棺材？

以往，宝田老汉不象现在这样，他总是把挣来的钱如数交给老伴，今天他的举动使老伴不解，她想起早晨群子的大伯来过一趟，问买不买木料，老伴便问宝田老汉买木料的钱备齐了没有。

溪边有一块很大的荒草坡，草坡边缘的石塘边有两间矮趴趴的泥房，风雨袭来，泥房面临倒塌的威胁。

宝田老汉坐在房前不远的溪边打盹儿，迷迷糊糊中好似听到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唤他，他猛地睁开眼，四处撒目，没有人影，仔细听听，除了流水声外什么动静也没有。

宝田老汉动了动身子，抬头望去，日光下的鳌龙背大山挺拔秀丽，飘飘渺渺的白云缭绕山间，蓝瓦瓦的天空下，轻风拂面。宝田老汉的神志逐渐清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这个精瘦的小老头象一根枯干邋巴的烧火棍，唯有那对在褶皱中的眼睛，好似一盏将要熄灭的煤油灯，微微眨动，虽然它小得两条缝似的。

溪边的青草长得很葱郁，坐在这儿观望溪水令人心驰神往。宝田老汉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时常坐在这里歇脚。如今，他老了，过去的一切一闪即逝，他的记忆象听过的神话故事一样，虽然瑰丽，却也被他忘掉了大半。三十多年的光景呵，他是

宝田老汉却一声不吭，好似没听见。

## 二

秋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村部的院子里，晒得院墙边黄蒿发出一股浓烈的清香。宝田老汉从溪边回来，一屁股坐在黄蒿上，身子沉沉地靠在院墙根上，他觉得又困又乏，把眼睛闭上，索性什么也不去想，他不希求梦，七年谷，八年糠，多少年的事情都梦见。他惚惚悠悠，似睡非睡……

好长时间，宝田老汉也没有起来，直到日影西斜，整个院子罩上了大墙的阴影，才懒懒地睁开眼，发现女儿正站在身边，便吃力地站起来，

“爹，干不动就别干了，今年上边给贷款，我就买鸭雏，同妈养几百只鸭，您在水塘边歇着，看着，多高兴呵。”

“孩子，爹能干，还要干几年……”提到干活，宝田老汉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爹，家里啥也不用你管，你挣了钱，常到街里去走走，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宝田老汉还能做些活计，田地和耕畜分开以后；生产队备用了三匹牲口，是给暂时买不起耕畜的住户准备的，他仍然领着队里仅有的三匹马。刚刚把地分开，宝田老汉痛苦了好一阵，反来复去想不开，“完喽，没有依靠喽！”可谁想，哪家有为难着灾的事，村里还管，村长王长贵还是跑前跑后，张二的腿让车碰了，不就是村里花的钱，派的车？王长贵还亲自去办入院手续……

现在乡亲的干劲很足，老汉一看也真比过去强，他悬着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也就从这时候起，一个强烈的愿望

在他将枯竭的心田萌芽了，他觉得干活有劲，吃饭也香，把挣的钱一分一角地积攒起来。

群子又来给爹挑水了。宝田老汉年纪大，他喂牲口全指望女儿帮忙，他已担不起一担水。群子似乎觉察出爹攒钱不是为盖房子，干什么呢？她不敢问，怕妈说出不中听的话，便劝慰父亲：“爹，等我把鸭子养成了，第一件事就是，盖砖瓦结构的大房子。

“爹信，我的群子能办到。”

别人也劝过宝田老汉：“别干活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苦熬苦曳一辈子，土埋半截的人了，犯上吗？”

宝田老汉病了，整天咳嗽，天一凉又有些拿不动腿，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干活越多，越觉心盛。

秋风扫地，溪边的草枯了，每到中午日光足的时候，宝田老汉便坐在溪边软绵绵的枯草上晒阳阳，溪水的欢畅声把他带回遥远的记忆中去。他想象着。要是能退回几十年，或者再多活三年五载多好，他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那些年，自己还是个壮汉子，干一天活挣不来住瓜俩枣钱，要不然两个女儿能早早打发出门子？更使人揪心的是，母亲临终也没能吃上一块想了很久的煎饼饅子。哎！总算看见今天的日子了。

多年来，宝田一直向往着早头地主家住那样的大房子，什么红砖墙、琉璃瓦、水磨石啥的。他多想看一眼自己给女儿盖起的新房呵。眼前的形势使他的计划变了，谁也不用牵挂，死了也闭眼啦。

## 三

宝田老汉上街了。

他双腿沉重，步履蹒跚地走在溪边小路上。晴日里的溪水更清了，闪着银波流去，流去……只有那叮咚的响声留在老汉耳畔。

来到街上，宝田老汉到处走，到处看，也偶尔打听各种物品的行情，最后他走进路边个体户小饭馆。饭馆里有各种小菜，也有宝田老汉最喜欢吃的炒肺子。他坐在靠墙角的圆桌边，拿出旱烟袋，装上烟，点着火，吧哒吧哒抽起来。服务员是个挺精神的楞小伙，他问老汉吃什么，宝田只顾抽烟，眼皮不眨地说：“歇会儿。”

桌前坐的几个人都吃着油汁麻花的炒菜，宝田老汉看都不看，他的眼睛紧盯着玻璃窗里的炒猪肺。

吃一盘？老汉想吃，又舍不得钱。

约么坐了一袋烟工夫，他抬起头，振作一下，直直腰儿。

吃一盘，宝田老汉下了决心，把手伸进胸前的腰兜。正欲掏兜，不知为什么，他的手又停住了。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小馆里乱哄哄的，有吃完饭走了的，也有从外面进来的。宝田的手在胸前搁了好久才拿下来。

歇了一大阵，宝田老汉慢慢腾腾地站起来，又伸脖看看玻璃窗里的炒肺子，咽下口水，走出小馆。

从街里回来不多天，宝田老汉躺在炕上再也起不来了。群子妈早早为他准备了过冬的棉衣。

得知宝田老汉病了，乡亲们便到家来看望，此时，宝田已经昏迷不醒，没有睁开眼，他乏了，沉沉的睡着。

王长贵走进院和人们打着招呼，尽管声音很轻，宝田老汉似乎听到了，身子微微地动了一下。

“爹，王村长来了！”群子的声音很

高。

过了好一会儿，宝田的眼睛才睁开一条缝，他好似眷恋着梦境不愿醒来。眼睛慢慢睁开，瞳仁蒙上一层灰雾，已失去光泽。

“宝田叔，好些没？”王长贵见宝田醒来忙上前问道。

宝田老汉两唇翕动，没有发出声音，他仰起脸，瞅瞅眼前的老伴、女儿，最后把视线落在王长贵身上。他费力地在胸前摸着。群子见爹要掏兜的样子，便帮爹爹掏出一个已经看不出本的本色的，又黑又皱的格子手帕包成的小包，外边套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

宝田颤微微地把钱递给王长贵，“那年……失火烧房，没用我赔，大小队领导……都来看我，以后……队里不记恨，没短救济我……”

他的语言很难听清了，长贵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是一个干旱的春日，宝田因为腿脚不灵，拌马料时把水洒在地上，便从灶底掏灰，堰在水上，然后到马棚去了。风象一个淘气的孩子，把房门吹得呼嗒呼嗒直响，地上的火星被风吹上墙。当时队址的屋墙是秫秸勒的，上面糊了一层纸，火顺势爬上房顶，烧落了房架。宝田这个从没惹过祸事的老实疙瘩，当时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因为一时不慎烧了队里的房子，他心疼呵。后来病了几个月不能起床，大队、小队干部都来劝慰他，社员们开导他。生产队长领着队里的小青年和大泥、脱大坯，起早贪黑，披星顶月，十几天后，生产队的房子修好了。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也早被人们遗

(下转四页)

# 地 头 风 波

胡 森

“老李头的宝贝地让牛吃啦！”村里的义务通讯员的嘴快，腿勤。

这还了得！那是他的一块心头肉，春起听广播说，这种豆成色好，不倒伏，产量高还出油，老李头乐的直蹦高，老天巴地的费了好大劲儿弄来了良种，种地时那个上心劲，把豆粒一个个地摆在面似的地里，家里积攒的好粪全上到这块地里，地蔸弄的草刺没有，老李头抽空摸空到地里转转，看着豆棵长，摸着豆棵笑。

眼下，豆棵里的笑声没地方藏了，让牛吃了，老头的脸色变得紫茄种一般，大脖筋蹦起老高，眼睛也直了。牛还在地里。撵！他想：抓住牛的犄角，一下子把牛头掰开，如果拽住牛尾巴，就狠劲一抡，甩它天边去……

老牛见来了个疯人，四蹄蹬开，撵得上么？这一扑登不要紧，可怜的豆地打场似的，老李头的脑瓜“嗡”的一下，眼前金星飞舞，完了，全完了，心血呀！几百元钱得不着不说，连老本都赔里啦，这叫鸡飞蛋打呀，这一年不是白扯了么！“小兔崽子们，在那儿玩呢？”他发现了树根底下的孩子们，三步并成两步跑过去，“不打破你们的胳膊腿，算你们长的结实！”老李头把巴掌伸开，老远就用上了劲，等到跟前一看，傻了眼，手臂停在空中，泥塑木雕一般。

如果孩子们在洗澡，下五道，拢火烧苞米……这顿暴揍是躲不过去的，可孩子们是在看书呀，那个小姑娘拿着铅笔在方格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十二、三岁的年纪，跟自己的孙子一样，正是念书的时候。我这么大时，多想念书呀，可那时家穷的叮当的，念不起呀，现在成了睁眼瞎，干啥都得求人，多耽误事，连姑娘、儿子都埋怨，没供他们好好念书，连简单的眼前的帐都不会算，不会写，这个爹当的羞臊不？后悔也晚了，如果象早头奴打奴作一个心眼，一根肠子还差点，眼下啥都讲科学、信息、效率，没有文化就寸步难行，等眼前这茬孩子长大了，恐怕学问小了都不行，这些财迷心窍的家长们鼠目寸光，硬把孩子拽下来……，简直是犯罪！

孩子们知道自己惹了祸，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小姑娘的脸蛋上的泪珠一对一双地滚落在写字的本子上，叭嗒叭嗒地响，怪可怜的。

老李头抢过两个男孩的小人书，一个男孩以为老李头要撕，哭着喊：“好大爷，多打我们几下吧，书是小柱子借我们的，千万别撕呀！”

小柱子是老李头的孙子，五年级学生，老李头与他订了个规矩：每期《农村科学实

验》来了念一遍，买一本小人书，念《红色社员报》是小柱子的义务。附加条件是：不许光看小书影响学习成绩。开头小柱子自己看，看完了锁起来，爷爷批评了他，让他多借给别的孩子们看，有空给他们讲一讲。

“杂种！”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人称猛张飞，光着膀子闯进人圈，举棒就打：“整天没十八遍地告诉你，就是不听。”

老李头睁眼一看，大喝一声：“住手！”嗓门不比猛张飞的小：“把棒子给我！”人群里有人议论：

“按乡规民约处理吧。”

“哪能呢”，太便宜了，按土政策办，狠罚！”

“就是，尽整些小孩放牲畜，存心祸害人！”

“这是谁说的！？”老李头一扭脸，议论的声音断了。

“张大发来没有？”老李头喊，人群里蠕动着。“浑小子！你怎么不敢朝面呀？尽想发财啦？”张大发亮相了：嘎嚼着，灌铅的脑袋搭拉着，下巴抵着前胸，一步挪不了四指，磨到老李头跟前，膝盖一软，着了地。三个家长数他理短，文革时，他动过老李头，老李头当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发狗屁不是，想夺权，老李头能听那个邪？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张家的酱帽子扣在他头上，学校的小黑板挂在他脖下，跪碎砖头……好似一场云南大梦过去了。这些年张大发心里明镜似的总怕老李头给他小鞋穿，加老小心啦，真是冤家路窄，今天这事，唉！不能轻饶了……

“大发呀！”老李头把张大发扶起来，“猛张飞，你们俩也过来！这么大的孩子放牲畜你们放心吗？别人家的孩子都念书，你们看着没？你们从小念牛马经，也让孩子们念？显你们能干？会算？俗话说：臂膀头有力养一人，胸中有志养千口，远的不说，咱屯那些发家致富的有几个没文化的？我看，让孩子们上学去吧，牲畜好办，轮流放或雇人放，何必一家出个人。”老李头说完抬头看一眼，大喊一声，“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异口同声，老李头很满意，想起了当年当干部的情景。“一言为定，从明天起，没上学的孩子都去上学吧！”

“那感情好，谢谢大叔。”光脖子大汉说道，老李头抡起棒子吼道：“少罗嗦！”哄笑声中，一天乌云都散了，人们开始离去，也有些人想看看张大发的热闹，善恶到头终有报嘛。

“大叔！这地咋赔法？你说多少钱我赔多少？”

老李头听了笑着说：“文革时的事，要说忘了那是瞎话，可也不能搁在心上，人不能小肚鸡肠，过去了就算了，我这地只误了一年，一点小帐，孩子不念书误一代，可是个大帐呀！”

张大发的泪水尽情地流，是感激？是忏悔？……

看热闹的心想：还是党员好说话呀，如果这个倔老头子不是党员，这台戏可就热闹了。

“唉！你还楞在那干啥”？老李头看小姑娘的爸爸没走问道，“因为他是女孩是不是？”



“大叔，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在家学点活计算了。”

“我说你是混蛋，你就是混蛋，一点不掺假，咱们国家男女平等，人人平等，老李头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说：“明天也上学去吧。”

小姑娘一对泪眼望着老李头——感激地点点头，又胆怯地望了爸爸一眼，扔下鞭子，走了。

## 鱼塘夜色

关成彦

福财老汉倒背着手，站在水坝上，在朦胧的月光里，迎着扑面的春风，好不惬意！

半块月亮，统领着无数颗熠熠生辉的星星，一齐投入到鱼塘里，天上有的，水里都有。远处蛙鸣阵阵，近处流水潺潺。福财老汉好似跨入了仙境一般；人都说天堂好，这鱼塘夜色恐怕不比天堂差咧！

去年，“退了休”的老支书联络福财和万有三户成立了个渔业联合体，承包了村里这十亩水面，放了八十万尾夏花鱼苗，今年春天能卖二万五千斤春片，按每斤三块五算，去了本钱，能剩六万块！这个数可不小啊！爹妈给他取了个“福财”的名，几十年都白白过去了，如今才叫有福有财啦！

福财老汉手拈着胡须，心里怪痒痒的，舒坦极了。蓦地，他发现鱼房子西边有个什么东西，他揉了揉眼睛，不错，是个人影！他快步赶过去一看，原来是赖子赵三。这赵三是福财老汉的一个叔伯小舅子，偷鸡摸鸭、五马换六羊的没干多少好

事，福财一见他就恶心。听说这一气赵三抓了一些钱，今晚又来偷鱼苗，福财老汉眉头皱成个大疙瘩。

“姐夫，我早就打听好了，今晚是您的班。嘿嘿……亲戚里道的，我办事不背着您，我也撅巴了一个鱼塘，发展专业户嘛，嘿嘿……我明个就拎两瓶好酒两包点心去看您和我姐姐……”边说着，边舀满了两大桶鱼苗。

“可这鱼塘不是我自己的！”福财没好气地说。

“姐夫，您不说，鬼都不知道！”

“这可不行，没这么办事的……”

俩人正说着，猛然从远处的杨树林子里闪出一道光。听动静，是老支书来了。赵三忙把两桶鱼苗藏到水坝下，挠了一抱稻草盖上了。

老支书走到俩人跟前，用手电晃了晃赵三说：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我？来跟，跟我姐夫闲聊……解闷儿来了。”赵三的心突突直跳。

老支书又转身冲福财说：

“今个碰见了乡党委赵书记，跟我说了党员带领社员致富的事。我琢磨着，我们这些先富一步的人，也不能把大伙撇下不管呀！村里又有几户要养鱼，需要鱼苗，我们的鱼苗不要外卖了，留着卖给乡亲们吧，价码低一点，你看呢？”

“哦，哦。”福财不住地点着头，心里